

千里眼纵览广袤世界

千年眼洞悉古今未来

今古一线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春瑜 著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王春瑜 1907年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春瑜有多种历史研究专著和杂文随笔集。其读史札记，通过评点史实，以古鉴今，既富知识性，又含趣味性。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今古一线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春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古一线 / 王春瑜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千年眼文丛)

ISBN 7—5325—4037—5

I. 今... II. 王... III. 史评—随笔—作品集—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449 号

千年眼文丛

今古一线

王春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锦佳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79,000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5325—4037—5

K·708 定价: 2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千年眼文丛》序

笔者儿时,听大人讲神话,即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无限遐想。及长,并成了家,亡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研究红外线等尖端科技。她告诉我,从现代科技角度看,射电望远镜、长途直拨电话,早已使神话里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其神奇妙用,甚至超过了神话。而神话中没有千年眼。野史、笔记中偶有预测几百年、几千年后世道的奇人的记载,那不过是扯淡,不值一晒;近代才出现的刘伯温的“烧饼歌”,是战乱、动乱年代民间炮制的谶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历史视角并不相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人痛定思痛,对祸国殃民、造成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寻根问底。就在此时,我读了明代万历时人张燧写的《千百年眼》。此书流传不广,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仅有明刻本及《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收录本传世。我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刚好藏有明刻本,遂借来阅读。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猜想作者一定是个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否则为什么叫《千百年眼》?等读完全书,我感到我的猜想没错,张燧确实是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书中论古议今,穿越千年,经常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古人、今人,不时闪烁着思想火花。



如该书卷一谓：“武王虽恶纣之世官，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以改也……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妨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曰朝释耒耜，暮登仕版，人亦安之矣。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三姓，子孙皆盘踞，虽贪如狼，狠如羊，愚如豕，其国君固皆用之；才士秀民，则屈于族姓，老死于田野者，不知凡几。”这里，张燧对官员世袭制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实际上，他笔下所述绝非仅仅局限于古代的鲁、郑、楚三国之大姓，联系明代的现实，变相的官员世袭制丑恶现象，可谓呼之欲出，不胜枚举。不知张燧有未活到魏忠贤垮台之时？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女婿、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老家肃宁种地，斗大的字一个不识，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金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到晋封肃宁侯、宁国公，加太师（即太子太师，在明代，这是非常崇高的荣誉），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但是，爬得高，跌得重。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珣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九《丑寅闻见志》，崇祯刻本。）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直到上个世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也有耕田的、卖菜的、织布的、工厂保卫科的，等等，被人为地用“富贵”骤然“逼”到最高权力圈内吗？曾几何时，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又安在哉？国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显然，正因为张燧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在说古道今时，说出深刻的、富有启迪性的见解来。通览《千百年眼》全书，每有真知灼见。联系到



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无论是治国、治学、作文，若没有历史眼光，肯定是短视的，大则祸国、误国，小则庸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因此，我把这套由我主编的历史随笔精选丛书，定名“千年眼文丛”。虽然在加盟本丛书的作者中，上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并一直以捧古人饭碗为职业者，仅我一人，但无论是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还是牧惠、陈四益、熊召政、李乔、伍立杨诸先生，都是饱读史书，对历史学颇有学养者。他们写的历史随笔作品，远看历史，近看现实，每以千、百年眼光，穿过历史的时空，烛照古今。说他们是千年眼，应属当之无愧。

牧惠文兄不幸于2004年6月8日溘然谢世。6月7日，他给我打电话时，还问起这套文丛，我答复他正在策划。而今文丛即将面世，他却看不到了，令我不胜感喟。李乔是我进京后不久即相识、往来二十余年、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交稿后，即身罹重疾，所幸动了大手术后，终于逃过大劫，正在康复中。愿本书的出版，对李乔老友是个诚挚的祝福。

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祝愿为本文丛题签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健康、长寿。

王春瑜

乙酉元宵节于西什库老牛堂



读史使人明智*

——代序

记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喜欢看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吗？与史书相比，它们的优势和缺点分别在哪些方面？

王春瑜：我喜欢看比较优秀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它们的优势，是形象生动，活灵活现，富有故事性。缺点在于，才华横溢的史学家写历史小说、电视剧的太少，而多数作家的历史素养不如人意，因此作品中每有违背历史真实处。

记者：作为第一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的评委，您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怎样理解和把握的？

王春瑜：两者必须统一。简言之，就是可信、好看。我认为，看一部历史小说是否真实，主要的衡量标准，看它是否表现出所描写的时代的历史脉络，及社会风貌。写小说离不开艺术虚构，但主要人物的主要事迹可以渲染，但不能随意捏造；次要人物的故事，必要时可以“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地塑造出一个人物来。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必须是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可能发生的。以熊召政的《张居正》为例。小说中写了权臣高拱向隆庆皇帝献春方，这在明代史籍中，虽有点蛛丝

* 本文原为笔者答《人民日报》记者徐怀谦问，发表于《人民日报》2004年1月17日。



马迹,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明代中叶后,社会风气败坏,从上到下,淫风大炽,权臣、政要向皇帝献春方者非止一个,严嵩更是以七十几岁的衰朽之躯,亲尝春药,然后再把“深刻体会”上疏告诉嘉靖皇帝,指导如何服用。因此,小说虚构高拱献春方,是符合历史真实性的。又如玉娘,历史上并无其人,《张居正》写她是张居正的红粉知己,最后在张居正墓前自尽,情节感人。联系到张居正也是性情中人,爱姬并非一个,玉娘的形象因而是真实可信的。但是,无论是张居正、高拱还是玉娘,他们的活动,都不能游离于明中叶特定的历史氛围、典章制度,否则既失去历史真实,也失去艺术真实。例如,玉娘唱的小曲,只能是“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之类,如唱“茉莉花”,岂非成了笑话?

记者:这些年,观众对越来越多的帝王小说、帝王戏颇有争论:叫好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些帝王都在历史上留下过他们的印记。所以对于他们不是能不能写而是怎么写。是歌功颂德还是揭示专制之祸,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您对帝王戏持何观点?

王春瑜:我认为,帝王是中国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有好有歹,有功有过,这是事实。有功,就应当歌功颂德,如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有过,如秦始皇的横征暴敛,“焚书坑儒”,就应当批判。该歌颂的不歌颂,是数典忘祖,历史虚无主义;该批判的不批判,是复古主义,以为古人一切皆好,甚至是别有用心,如“四人帮”歌颂秦始皇,不过是为他们的文化专制张目,寻求历史依据而已。“五四”时期,一些人见孔子就喊打倒,见皇帝就要骂倒,当时正处于反对封建专制的文化启蒙时期,这种行为是可



以理解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幼稚病。我以为,帝王戏应当写,但目前已上演的,好的太少。如康熙皇帝,我认为他有资格称为“千古一帝”。他维护国家主权不遗余力,完成了中国的统一;针对明朝积弊,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使国家得以安定、繁荣;反对“天才”论,厌恶给自己戴种种金光闪闪的政治高帽;反对修长城,认为无用,万众一心,才是真正的长城;精通几何、三角,是历代皇帝中唯一懂得高等数学的人。但他实行封建专制集权,搞文字狱,迫害政治异己;晚年吏治败坏,贪官横行不法等。特别是他所处的时代,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中国却还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可以说他脱离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有识之士重写康熙皇帝的历史小说或电视剧,将这些都充分艺术地再现,那才是真正的康熙皇帝。对他既歌颂了,也批判了。目前艺术创作的主要倾向,是对皇帝的盲目歌颂,因而违背了历史真实。是歌功颂德还是揭示专制之祸?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而应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立足点,当然必须是对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

记者: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扩展开来,就是一个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是实事求是还是根据现实需要而随意剪裁历史。您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如何理解的?

王春瑜:根据现实需求而随意剪裁历史,是对历史的糟蹋。“文革”中“四人帮”阴谋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根据“四人帮”的政治需要,随意剪裁历史,虚构儒法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给吕后、武则天戴上法家桂冠,为野心家江青张目。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指



历史所以万古常新,是因为不同时期的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便会不同;这既是史学家的学养不同造成的,更往往是现实政治影响史家的结果。先师陈守实教授发挥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的论点,概括成“史论即政论”,是很精辟的。在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里,虽然写的是历史,但往往是其现实的政治观点的阐发。其前提是经过对大量史实研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实事求是的结果,与“随意剪裁历史”,具有本质差别。

记者:撇开戏说不谈,现在很多观众是把历史正剧等同于历史的,有些家长甚至为了让孩子学好历史课而鼓励孩子多看电视剧(有些文科大学生也只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历史),这种做法值得提倡吗?如果请您把多年研治明清史的最大心得告诉年轻人,您会如何告诫他们?

王春瑜:这是青少年的悲哀,也是历史科学的悲哀。这种做法不应提倡。我想告诫年轻人:了解历史,应当从了解明清史开始;西方一些史学家认为,明朝已经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同一时期,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走上近代化,而我国仍跋涉在封建专制社会的漫漫长途,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埋下了祸根。在了解明清历史——哪怕是基本常识也好——的基础上,再瞻前顾后,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也就能把握了。千万别上充斥荧屏的戏说历史作品的当,那是玩闹,不是历史。

记者:在正史、野史、古代文学作品、现代历史剧中,哪些途径是人们走近历史、触摸历史本质的最佳途径?

王春瑜:野史与古代文学作品。官修正史一本正经,而且多半假正经,粉饰太多,野史则不同,因而记载的历史真相比较

可靠,而且较有可读性。读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对封建社会里的官逼民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腐败、没落及世俗民情,就会留下深刻印象。

记者:您对时下人们的历史意识作何评价?

王春瑜:近年我曾写过《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等文章,指出国人历史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皇帝意识、草民意识,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堕力。对皇帝仰视,诚惶诚恐,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身上,是皇帝意识与草民意识一体化的怪胎,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及法制意识是背道而驰的。国人不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强国。

记者:您考大学时原想学新闻后来却被命运安排学了历史。如果让您重新选择一次,您选择哪一门?

王春瑜:历史。读史让人明智,从过去看现在、未来,历历分明;读史必须常年坐冷板凳,“步步为营”,不尚空谈,这对治学、做人,都受益无穷。



目 录

读史使人明智	
——代序	1
“万岁”考	1
语录考	11
“株连九族”考	15
烧书考	19
吹牛考	24
“父母官”考	28
乌纱帽考	31
万岁君王只钓龙	34
说“天地君亲师”	39
读《诏狱惨言》	43
重读《阿房宫赋》	48
皇帝与毒药	51
白铁无辜铸佞臣	54
抢新郎喽！	57
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	63
满江长叹声	69



慈菇和“万万顺”	73
九斤老头考	79
起哄考	81
阿 Q 族谱考略	84
牛二考	87
读《玉抱肚·官悟》	89
“崇国夫人”寻猫的风波	93
“浪里白条”的悲剧	97
“久任”、“迁转”孰优论	99
论八旗子弟	102
张居正悲剧的启示	113
厚诬乎？粉饰乎？	117
人安为宝	126
蒙汗药之谜	129
蒙汗药续考	134
坑厕与文化杂谈	137
螺蛳经	145
草鞋情思	148
话腰带	152
緇铃趣谈	155
药名闲话	157
打虎英雄谱	161
壮哉，伏虎妇孺	164
残疾英豪谱	166
张松式人物谱	168



飞毛腿列传	171
“开门七件事”与“三百六十行”	
——漫说古代商业文化	174
“头脑酒”与“头脑汤”	181
请饮一杯屠苏酒	184
说明朝酒令	187
一点红丹判贞洁	194
从马吊到马将	
——麻将风行中国的历史	196
撒向帐中都是爱	200
读茉莉花	203
猿啼鹤鸣一样亲	207
何如霍去病	212
卖糖时节忆吹箫	214
蛭蛭声声秋梦回	217
送你一枝合欢花	220
《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溯源	223
发廊古今谈	227
甲申三百六十周年祭	231

附录

梁启超与陈守实	238
守老二三事	241
秋夜话谢老	244
怀念王毓铨先生	257



“万岁”考

万物有生必有死：死与生一样，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有两句古诗说：“神仙不死成何事，只向西风感慨多。”可见所谓神仙者也，也还不能例外。清人赵翼有两句诗，说得很直白：“古有长生今亦鬼，天如可上地无人。”^①显然，人不可能长生不老。那么，稽诸史册，那些身体特别健康的人海骄子，其长寿又能达到多大限度呢？说法不一。什么“彭祖寿八百”之类，原属无稽之谈，不值一哂。明人谢肇淛谓：“人寿不过百岁，数之终也。故过百二十不死，谓之失归之妖。然汉窦公，年一百八十，晋赵逸，二百岁。元魏罗结，一百七岁，总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阳李元爽，年百三十六岁。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食兼于人，头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岁，不复食谷，惟饮曾孙妇乳。荆州上津县人张元始，一百一十六岁，膂力过人，进食不异。范明友鲜卑奴，二百五十岁。……此皆正史所载。”^②据报载，今日之北欧，有活到二百岁以上的老人，察今知古，谢肇淛的上述长寿统计材料，不能目为虚妄。但是，正如曹孟德所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活到

① 《瓠北诗抄》，七言律五。

② 《五杂俎》卷五。



二百多岁，应当就是人生长度的极限，岂能永远健康？谁能活到百岁，就称得上是稠人中的“怪”杰，颇有点稀奇了。

考中国历代帝王，活到一百岁的，不但一个也没有，就是九十岁，也成了从来没能跨越的铁门槛。清代乾隆皇帝弘历，一生好自大，但看来他借以自鸣得意的一项资本，是历代帝王中的年寿中，独占鳌头，但也不过活了区区八十九岁。可笑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不想活一万岁；兴师动众，求长生不死之药的秦始皇，更是其中的头号名人，从汉武帝起，“万岁”不但是皇帝的代名词，而且逐步成了专利品；这项专利品浸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汁液，其神秘、虚幻的程度，成了人们诚惶诚恐不敢仰视的七重天上的奇葩。

这真是“斯亦奇矣”！但是，封建帝王，尽管无不标榜“敬天法祖”，以古为则，而考“万岁”一词之源，这些帝王却未必是“法祖”，倒是去古远矣。

宋人许观说：“万岁之称，不知始于何代，商周以来，不复可考。”^①这话并不确切。商代甲骨文，因是刻在殷墟发掘出来的龟壳上，堪称信史。但现存箱满柜盈的大量甲骨文中，皆无“万岁”，亦无“万寿无疆”的记载。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每见“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与“万岁无疆”同义）并亦有“万寿”的记载，但是，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不妨称之为“金八股”，铸鼎者皆可用。诸如“眉寿周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永享”，“乙公作万寿尊鼎，子子孙孙永

^① 《东斋记事》，《龙威秘书》第五集。



宝用之”，“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保享”^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这里的“万年无疆”云云，不过是子孙常保，永远私有之意。这一信息，我们从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也不难窥知。固然《大雅·江汉》中有“天子万寿”语，表示了人们对天子“万寿”的祝福。但是，更广泛的意义，则不是这样。《豳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小雅·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七月》中的“万寿无疆”，是描写年终时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欢庆仪式后，举杯痛饮，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至于后二首，无非是见兴比赋。所谓君子，朱熹谓：“指宾客也。”^②若然，这里的“万寿无期”、“万寿无疆”，都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词，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口头上的家常便饭。宋人高承说：“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③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万岁”的字眼尽管也常常在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但其用意，可分为两类，大体上仍与古法相同。其一，是说死期。如：楚王游云梦，仰天而笑曰：“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大王万岁千秋后，臣愿以身抵黄泉驱蝼蚁。”^④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

①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三、四。

② 《诗集传》卷八。

③ 《事物纪原》卷二。

④ 《战国策·楚策》。